

吳繼濤、姚瑞中 進／出「地方」



吳繼濤 | 島嶼天籟 水墨設色、楮皮紙 140x70cm (2pcs.) 2010 大觀藝術空間提供



姚瑞中 | 小日子-開門見山(臨郭熙《山莊高逸圖》) 藝術筆、壓克力顏料、金箔、亮粉、印度手工紙 140x100cm 2016 大觀藝術空間提供

面對書畫藝術，勢必得面對由歷史文本所積累成的「大山大水」，藝術家們可以是踽踽獨行的登高者，也可在幽徑裡，找到自己的林中路。書畫藝術中的筆墨，藝術家如何踏昔？文人精神在當代又如何被彰顯？由白適銘擔任策展人，以「進／出「地方」」為名，策畫吳繼濤、姚瑞中的當代風景游牧雙人聯展，觀者可以看到兩位藝術家，在該展覽中用自身的方式「跋山涉水」。

王維的《輞川圖》是歷代文人心之所向的居所，亦是吳繼濤筆墨妙想選得的「浮嶼」別業（註）。「浮嶼」，寄寓了藝術家心眼手的再現與創造，也轉化了自己面對當前台灣土地的政治歷史與生命情境，「末日的輓歌」系列作的《島嶼天籟》，畫面中的掣電與玄武岩的山稜，透過視覺形成一種異質的對話，遠方的裂罅則是換韻般的疊唱，如同創作自

述所說，那是超越創作中真實、想像與主觀的搏合。「墨非蒙養不靈，筆非生活不神。」在蒙養與生活之中，寶島台灣透過藝術家感性的交纏，霎時成為海上的孤島，或是水上的大山，既是浮沉也是漂蕩。

倘若吳繼濤是乘舟回首台灣，做海上觀，化別業為浮嶼，那姚瑞中則在旅行與遷居中，讓台灣成為自己的別業，並在別業中創造出屬於自己的「好時光」與「小日子」。「宅」沒有世代差異，確幸無關大小老少，野逸更是不分古今，姚瑞中自創的姚氏六法，從「硬筆吐絲」、「非墨無硯」、「粗棉代宣」、「遇白按金」、「題款勿揚」以及「陽鋼浮印」，在傳移模寫中，捨棄傳統媒材，走筆行跡歷代大家名品，從郭熙《山莊高逸圖》、文徵明《溪山秋齊圖》到趙伯駒《滕王閣宴會圖》，倘若之中帶有一種氣韻生動，那勢必與姚瑞中在逃逸與回歸之間，度假與回家之間的姿態有關。

吳繼濤對於媒材與筆墨造詣的追求，姚瑞中不管如何都要反骨面對筆墨的叛逆，兩人的姿態在錯位的瞬間，拋出了更為開放的討論；吳繼濤浸淫在自然的逆旅中，縈繞的是島嶼詩畫，姚瑞中用離地的方式接地氣，硬是排出周休八日的好日子，供觀者稱羨。上述兩位藝術家在各自的山水造境中，呈現了「調適中」的當代情境，師法自然，或是師法古人，更是各自面對台灣這塊土地時，所採取的方式與途徑。白適銘以「進」、「出」二字貫穿兩位藝術家作品中的座標與位置，這不單是今日因不斷位移，油然而生的異國情調與在地懷舊的對比，離開與喪失之於回返與獲得，當中關乎著個體之於整個現代工業社會，與網路世代中的身體調節，在地理圖景外，攸關著歷史議題與自我認同的生存處境。劉星佑·台北

註 別業又稱別墅，是指本宅之外，在風景優美的地方，所建供遊憩的園林房舍。